

古典推理文库·卡尔系列之菲尔博士探案

宝剑八

故事与谜的结合
Eight Swords John Dickson Carr

(美) 约翰·狄克森·卡尔◎著

黄妣俐◎译

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发表《莫格街谋杀案》以来，“解谜推理”便从此诞生。如今“解谜推理”已是侦探小说中的“王”。而被文坛赞誉为“解谜推理天王”卡尔的这部《宝剑八》，就是一部专门为聪明人调制的一道智力盛宴。朋友，你想获得超乎寻常的阅读快感吗？那么请走进《宝剑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宝剑八

故事与谜的结合

(美) 约翰·狄克森·卡尔◎著

黄婉俐◎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宝剑八 / (美) 卡尔著; 黄妤俐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12

(古典推理文库. 卡尔系列之菲尔博士探案)

ISBN 978 - 7 - 5463 - 6836 - 8

I. ①宝… II. ①卡… ②黄…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0356 号

宝剑八

著 者	约翰·狄克森·卡尔
译 者	黄妤俐
出版统筹	博文天下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装帧设计	纸上魔方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116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10 - 63109462 - 1104 发行科: 010 - 85725399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 - 7 - 5463 - 6836 - 8 定价 22.00 元



导 读

文/ellry dsky

现今的侦探作家很少有作品能困惑我，但卡尔总能。

——阿加莎·克里斯蒂

卡尔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之列。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兼评论家

爱德蒙·克里斯宾

若克里斯蒂是推理界天后，那卡尔就是天王。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兼评论家

安东尼·布彻

推理之趣

任何一本小说中，都会有一个或者若干个“谜”：那对情侣是不是最后能走到一起，那个青年能不能报了杀父之仇，或者未来究竟发展成怎样一个世界，等等。人类都有好奇心。因此，一个个谜团也就吸引着读者继续读下去，直到翻开最后一页。侦探小说可以说是将谜团最大化的一种类型小说，整本书就是一个大谜团——解开谁是凶手之谜。而在此过程中，又包含着各式各样的小谜团：没有留下凶手脚印的沙滩、不可能进出的密闭空间、牢不可破的不在场

证明。待到最后一章名侦探娓娓道来事件的真相，读者才恍然大悟，感叹世间竟然有如此巧思。

自1841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发表《莫格街谋杀案》以来，侦探小说经历了160余年的发展。这期间不仅出现了阿瑟·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达谢尔·哈密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还衍生出了许多流派和子类型，比如解谜推理、硬汉侦探、法庭推理等等。其中解谜推理是爱伦·坡时代便诞生的，历经一辈辈大师潜心雕琢，称得上是侦探小说中的正统，也被称作“本格派”（日文说法，即正宗、正统）。

解谜推理在1920年代掀起高潮，成就了侦探小说史上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名探满街走，名作天天有”的时代里，有三个名字最为耀眼，即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和约翰·狄克森·卡尔。他们笔下的作品代表了解谜推理的最高峰，时至今日还广受追捧。这时期作品的特色是崇尚推理和谜团，要给予读者公平的线索，让他们和虚构的侦探拥有同等解开案件真相的机会。诗人W. H. 奥登就分析说：“（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最奇妙之处在于它恰好最能吸引那种其他形式的‘白日梦’文学无法影响的人。医生、牧师、科学家或艺术家这些事业上相当成功的职业人士是典型的侦探小说迷；他们喜欢思考，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饱学之士，因此绝对无法忍受《周六晚报》、《真实的告解》、电影画报或连环漫画等读物。”读者靠侦探小说来获得智力游戏的快感。一旦能先侦探一步解开谜团，便像获得了无尚的荣誉般兴奋。

大不可能

那时，解谜成为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元素，作为“谜”载体的谜团和诡计更是发展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作家们努力拓展各种可能性，不管是杀人手法、灭迹手段、隐藏方式，还是作家自己的故

布迷阵，设置误导的“红鲱鱼”。发生在大家族里的谋杀、相对封闭的环境、有限的嫌疑犯、不同的动机、隐藏的秘密……这些构成了最典型的谋杀背景。诸如暴风雪山庄、密室杀人、不在场证明等诡计在黄金时代大行其道。

其中，有一种谜团让作家们又爱又恨。它是每一个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都想挑战的选题；甚至有种说法，如果没有在作品中运用它一次，就谈不上是真正的侦探作家。那就是密室杀人（*Locked Room Mystery*）。

什么是密室杀人呢？回到侦探小说的原点《莫格街谋杀案》，它就是一篇密室小说。在上锁的屋子里发生了杀人案件，但是凶手不仅顺利得手，还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密闭的房间。密室小说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从表面上看它不合理——一个人不可能在上锁的房间中被杀。但是一旦解开谜团，读者便会发现不合理背后的合理性：或是巧妙的机械手法，或是被忽视的心理盲区。

并不满足在小屋子里折腾的作家们，挖空心思又想出了各式不可能的谜团：躺在沙滩中央的受害者身边只有自己的脚印，却明显被人杀害；奔驰在铁轨上的火车却像空气般消失在两站之间；众目睽睽下发生不可思议的杀人事件……这些描述超常事件的小说形成了侦探文学的一个子类型——不可能犯罪。这类作品有着鲜明的特点：幻想性的谜团、超自然的气氛、巧妙的手法、合理的解答。对于读者来说，这类作品是解谜推理的极致，要想破解谜团，需要更活跃的思维、更缜密的推理以及更敏锐的洞察力。解开这些难题，也能获得超乎寻常的快感。

根据密室和不可能犯罪研究权威罗伯特·艾迪统计，古往今来欧美不可能犯罪长短篇作品大约 3000 多部（篇）。另外，日本作家创作了 1000 多部（篇）作品。这个数字相对浩瀚如海的侦探文学简直是九牛一毛。然而，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作家倾其一生的精力创作不可能犯罪作品，像美国作家约翰·狄克森·卡尔、克莱顿·劳森、

约瑟芬·康明斯等等。当然，成就最高的便是卡尔。

密室之王

约翰·狄克森·卡尔 (John Dickson Carr), 1906 年 11 月 30 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合镇。他父亲伍德·尼古拉斯·卡尔曾当选众议院议员。卡尔青少年时期就展露写作的天分, 11 岁便撰写法庭审判和谋杀案一类的新闻报道, 后来还在本地一家报纸做过拳击专栏主笔。

1925 年卡尔进入哈佛佛学院。第二年他的小说和诗歌就刊登在学校的文学杂志《哈佛佛人》上, 此后还当上了杂志编辑。1928 年从哈佛佛学院毕业后, 他去巴黎索邦神学院 (巴黎大学前身) 学习。但是留学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哈佛佛人》杂志撰写连载小说, 这部作品经过修改扩充后出版, 成为他的长篇处女作《夜行》(1930)。小说的主角是先前曾在短篇作品中出现的法国警探亨利·贝克林。

1932 年, 卡尔娶英国女子克拉丽斯·克里夫斯为妻, 两人婚后便在英国定居。卡尔变得很英国化, 以至于许多读者认为他是英国作家。1933 年, 卡尔出版基甸·菲尔博士系列首部作品《女巫角》。第二年他以笔名卡特·狄克森创作的《布拉格宅邸谋杀案》中, 亨利·梅尔维尔爵士登场。此后, 卡尔交替撰写菲尔系列和梅尔维尔系列, 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的作品风格很具特色, 情节布局复杂, 谋杀手法奇特, 充满喜剧和超自然气氛。更重要的是, 他专注于密室和不可能犯罪。可惜由于吸烟, 他晚年健康情况恶化, 于 1977 年 2 月 27 日因肺癌去世。

卡尔笔下的密室第一神探基甸·菲尔博士是根据他所崇拜的英国侦探作家 G. K. 切斯特顿塑造的。菲尔是一个胖胖的字典编纂家, 装扮很滑稽, 穿着披风, 抽着海泡石烟斗, 留着强盗式的胡子。但

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分析罪犯的心理，破的案子也相当复杂；卡尔创作的菲尔博士探案作品，是创造力、气氛、意外性和叙事技巧几近完美的结合。包含两桩不可能犯罪以及著名的“密室讲义”的《三口棺材》（1935）在历次密室票选中都名列第一。其他名作还有《阿拉伯之夜谋杀案》（1936）、《歪曲的枢纽》（1938）、《绿胶囊之谜》（1939）、《连续自杀事件》（1941）等。

亨利·梅尔维尔爵士有些像温斯顿·丘吉尔。他甚至比菲尔还要古怪——大大的秃脑袋，奇怪的表达加上不修边幅的外表。梅尔维尔的职业是律师兼医生，但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些不可能案件。登场作品《布拉格宅邸谋杀案》发生在伦敦的一所盛传有鬼的老房子里，案子从一场降灵会开始，一位巫师在会上被枪杀于密室之中。这个系列的名著包括《独角兽谋杀案》（1935）、《犹太之窗》（1938）、《女郎她死了》（1943）等等。他破解的密室案件一点也不逊色于菲尔，只因没有发表密室讲义显得稍逊一筹。

卡尔的作品集欧美浪漫本格之大成，侦探小说家埃德蒙·克里斯宾总结他的成就说道：“论手法之精妙高微和气氛营造的技巧，他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之列。”不可能的谜团需要同样不可能的气氛来烘托，营造出一种亦幻亦真的效果。卡尔借助于古老传说、哥特化的场景，自然地烘托出超自然的恐怖感觉。在《女巫角》中，传说身为女巫绞刑场查特罕监狱典狱长并拥有此处大批地产的史塔伯斯家族继承人注定要断颈而亡，果然在众人的监视之下，史塔伯斯家长子坠楼身亡。梅尔维尔系列的《红寡妇谋杀案》（1935）则是多人监视着的上锁的房间，被害人不仅被毒死，而且有人还扮成被害者回应屋外的喊声。

卡尔也是黄金时代最早提出公平竞争的作家之一。他完全利用公平的线索、合理的解答，让小说最终走上逻辑的道路。英国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今日的小说在诡计上没有哪个能与克里斯蒂和卡尔的相媲美。”在他超过80本长短篇侦探小说里，几乎将所有

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不可能犯罪谜团写了个遍，设计了超过 50 种的密室，构思之巧就连克里斯蒂也自叹弗如。读者更无需怀疑小说中的手法是否能实现，因为卡尔都亲手加以实验，确保诡计的可行性。如果有这样的疑问，只能归咎于自己的脑袋太笨。

* * *

卡尔的故事通常总是一开始就有一连串不同寻常的费解现象发生，读者的好奇心从头至尾延续，没有冷场。这本《宝剑八》也不例外。

故事从做客格鲁司特郡庄园豪宅的曼坡汉主教一系列怪异的行为开始——从楼梯扶手上溜下来，粗鲁地抓扯女佣的头发，朝教区牧师扔墨水瓶，身着睡衣在天台上月光浴……而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居住在庄园的客人杜宾被人一枪打穿了脑门，手中还抓着一张塔罗牌：宝剑八——八支黑柄灰刃的宝剑呈星形散布在一条蓝色的水线之上。究竟是死亡的预言，还是指凶的呐喊？菲尔博士再次为我们带来一场智力盛宴。

《宝剑八》是卡尔 1934 年的作品，隔年卡尔即创作出传世杰作《三口棺材》（*The Three Coffins*, 1935）。本书也是菲尔博士系列继《女巫角》（*Hag's Nook*, 1933）和《帽子收集狂事件》（*The Mad Hatter Mystery*, 1933）之后的第三作。可以说，卡尔此时仍然在进行各种尝试与探索。如果说从大学时期发表在校刊的《畅饮死亡》（*As Drink the Dead*, 1926）和《山羊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Goat*, 1926）开始，卡尔迈上了不可能犯罪小说创作之路，那么《宝剑八》透露出的则是隐隐的密室王者之气。本书体现了卡尔企图融合多种创作手法的雄大企图和野心，但以公正客观的立场来评价，当时的卡尔还未能娴熟地驾驭他日后施展神奇魔法的种种咒语。

通常在案发现场，被害人在临死前会想方设法，留下某种形式

的证据，告诉警察们“某某就是杀害我的凶手”，只有聪明的警察才可顺利领悟这种证据，并将凶手缉拿归案——这个“证据”就被称为死亡留言。

死亡留言是属于聪明人的游戏。

首先，死者必须是聪明人，他需要考虑如何能让警察或侦探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还不能叫凶手发现自己的目的。例如 A 杀了 B，但 B 如果足够聪明，他不会直接在现场写下 A 的名字，以免被 A 发现后毁灭证据的风险；

其次，侦探也得是聪明人，他不仅要了解死者，也要了解凶手。例如 A 根据自己的规则通过 C 来暗示 B 是凶手，那么侦探就不得不通过对 A 的了解推断出 C 可能的含义，并且从所有可能的含义中推导出能够指向 B 的惟一一条。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临死的人，真的有那么多闲功夫来做智力问题吗？

作为推理小说作家，如若希望创造出精彩的死亡留言，则必然要突破上面三重障碍——且慢，应该是上面三重外加精明的推理小说读者，一共四重障碍。如果侦探还没有理解死者要说的话，而读者却早早了然于胸，那这本书剩余的部分怕只得治疗失眠的价值了。为此，死亡留言在长篇推理小说中的角色，也永远只是锦上添花，而不可能成为点睛之笔。因为一旦留言，亦即凶手的身份宣告破解，那么小说也将近尾声了。于是，很少有作家会将整部作品的核心诡计建立在死亡留言之上。

那么，本书中死亡现场留下的塔罗牌宝剑八到底是不是死亡留言，又有何具体含义？关于这些问题，在全书的中段已有较为明确的结论。可以说，本书虽然以宝剑八为名，但真正主导推理的部分，仍然涉及相当多的其他线索。宝剑八作为神秘意向的作用，更甚于其本身供推理的价值。至于卡尔为何给本书起这样一个名字，则是缘于切斯特顿 [注：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是影响卡尔最深

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个是雅克·福翠尔，Jacques Futrelle），卡尔笔下的侦探菲尔博士的原型正是切斯特顿]的《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1922）里面的短篇“宝剑五”（The Five of Swords）。

除了死亡留言这个最大的噱头，在线索铺陈和推理方面，初期的卡尔比较多地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展开。因为《宝剑八》是一部布局（Plot）远甚于诡计（Trick）的作品，因此在推理过程中需要依赖想象力的部分增强了，人物的对话大多以讨论和猜想为主，情节的推进相应有些缓慢，直到最终正邪双方激烈冲突的倒数章节部分，才进入高潮。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当时的卡尔仍然受到除切斯特顿以外的其他各个流派影响，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卡尔招牌式悬疑感十足的故事性以及逐层推进的逻辑推理。在最后一章，菲尔博士进行解谜的部分，也略显单薄。这一点在下一本书《盲人理发师》（The Blind Barber, 1934）中得到了大幅的改善。

卡尔喜欢在作品里面安排情感戏，这是出了名的。年轻时的卡尔充满浪漫主义情怀，他1920年代末即远赴法国巴黎求学，对于巴黎始终有种热爱——他向妻子求婚时甚至骗她说他在巴黎出生——对他来说，巴黎是浪漫的梦想世界的某种象征。《宝剑八》中的女主角派翠西亚·史坦第绪，正是卡尔按照他的妻子克拉丽丝塑造的人物。

同时，小说中主教的儿子，一位叫做修葛·安室威尔·杜诺范的年轻人，亦被卡尔投注了自己的旧日影像。卡尔详细描写了杜诺范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犯罪学专业期间所经历的生活，这些描写与小说的主线并无太大关联；如若有读者觉得多余，一切只是因为那时的卡尔仍然留存有许多求学时的记忆。这些描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更加真实的卡尔。

如果说修葛代表了卡尔的昨天，那么文中另一个人物亨利·摩根则代表了卡尔的明天——一个成功的侦探小说家。摩根在文中是

一名杰出的畅销侦探小说家，而卡尔曾经表示自己虽被送去学校，却只想写侦探小说。1934年的卡尔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想必心中一定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这些人物形象，都透露出卡尔告别昨天、迎接新生活的热切渴望。

所以，《宝剑八》作为卡尔承上启下的作品，体现了卡尔构造复杂结构的能力，然而在细节处理以及情节推进方面，仍然没有能够从短篇创作的经验中迅速地扭转过来。但正如宝剑八在塔罗牌中的寓意——“评估与重新前进”，卡尔在掷出这张牌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迈开大步、迎接未来的实力和决心。



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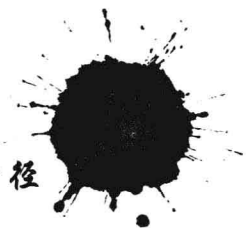
剑

八

目录 Content

导读	/ 1
第一章 主教诡异的行径	/ 1
第二章 一枪射穿脑门	/ 11
第三章 宝剑八	/ 19
第四章 寻找那枚纽扣钩	/ 31
第五章 是谁的脚印	/ 42
第六章 来意不善的访客	/ 53
第七章 谁坐在我的椅子上	/ 62
第八章 在跳棋旅馆里	/ 75
第九章 老约翰·瑟德的推论	/ 83
第十章 钥匙疑云	/ 93
第十一章 捣蛋鬼与红色笔记本	/ 106
第十二章 史宾利解读塔罗牌	/ 114
第十三章 防弹衣	/ 123
第十四章 魔鬼与茉儿·史坦第绪	/ 133
第十五章 在黑暗中漫游的男人	/ 142
第十六章 鞋子疑云	/ 149
第十七章 不用再穿防弹衣	/ 159
第十八章 菲尔博士与凶手相见	/ 166
第十九章 极可能成为事实的故事	/ 175

第一章 主教诡异的行径



海德雷总探长那天早上神采奕奕踏进办公室，因为酷热的8月热浪终于在昨晚结束了。两星期以来，眼前的天空和街道净是一片沉闷的铜色微光，现在总算落下滂沱大雨。他在东寇伊顿的家中撰写回忆录，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让他绞尽脑汁，还得不时为文中夸大其词的部分汗颜不已。这场雨让他活了过来，他的价值观也随之复苏。他顿然醒悟到新颁布的警政改革制度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个困扰。打算1个月内退休。在某种象征意义上，他卸下了官职——不过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他并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此外，海德雷太太还有自己的社交活动——1个多月以后，这篇手稿就会交到史坦第绪与柏克出版社的手上。

这场雨冷醒他，他将工作一一处理完毕后已经11点钟，正好是上床时间。他心想明天的天气应该会回暖，但又不至于太暖。他抵达苏格兰场时，至少是怀着英国人开敞的胸襟，让不太严重的案子有翻身的机会。

他看到桌上的文件时，大感意外。他马上怒不可遏打电话给副局长。“海德雷，我知道这件事不该归苏格兰场管，”副局长说，“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意见。我不知道该拿它如何是好，史坦第绪拼命在催我……”

总探长说：“但是长官，我总要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桌上的报告只提到一名主教和‘捣蛋鬼’，姑且不论这是什么——”

电话另一端哼哼哈哈犹豫了半天。

“我自己也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副局长承认，“这件事的

主角是曼坡汉主教，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了解。主教此时正在史坦第绪上校位于格鲁司特郡的庄园里做客，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他是个工作狂，平日致力于反犯罪活动或诸如此类的……”

“所以，长官？”

“所以，史坦第绪对他起了疑心。他说，他逮到主教从栏杆扶手上溜下楼。”

“从栏杆扶手上溜下楼？”

一阵隐隐的窃笑声传来，对方若有所思地说：“我应该亲眼瞧瞧这场精彩演出。史坦第绪坚称主教——有点疯疯癫癫的，他这么形容——就是在捣蛋鬼闹得天翻地覆之后——”

“麻烦您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告诉我，长官？”海德雷说，拭去额头上的汗，不怀好意地盯着电话，“一名神职人员在格鲁司特郡发起神经，甚至从栏杆扶手上滑下楼，似乎跟我们扯不上关系。”

“我会请主教亲自告诉你，他今天早上会来看你……总而言之，我只知道这么多。在‘庄园’里——就是史坦第绪位于乡下的豪宅里——有个房间，应该就是他们声称闹鬼的房间，有捣蛋鬼常在其间出入。‘捣蛋鬼’在德文的意思是吵闹不休的幽灵，我在百科全书里查到的。这一类的鬼爱摔瓷器、爱跳椅子舞、还有……你还在听吗？”

“我的天哪！”海德雷说，“是的，长官。”

“捣蛋鬼已经好多年没有任何动静了。这次事件发生在附近教区牧师普林姆莱在庄园用餐那天晚上——”

“另外一位神职人员？是的，长官。请继续。”

“——他错过了末班公车。史坦第绪的司机那天又正好休假，于是他们留牧师在庄园过夜。他们压根就忘了捣蛋鬼的事，牧师不小心被安顿在那间闹鬼的房间里。到了凌晨1点钟左右，捣蛋鬼开始骚动，敲遍墙上所有的画，让扑克牌走路，接下来的事我就不清楚

了。最后，当牧师开始祷告驱鬼，桌上的一瓶墨水忽然飘起来砸在他眼睛上。

“牧师放声大叫，惊醒了庄园所有的人。史坦第绪带着一把上膛的枪冲上前，其他人跟在后面。墨水是红色的，乍看之下，他们还以为发生了命案。接着，他们循着叫声来源，朝窗外一看，看见他正穿身睡袍站在屋顶铅皮平台上——”

“看到谁？”

“穿着睡袍的主教，”副局长解释，“当晚有月光，所以他们看得到他。”

“是的，长官，”海德雷顺势应声，“他在那上面做什么呢？”

“做什么，他说他看到小偷穿过天竺葵花床。”

海德雷坐回椅子里，目不转睛盯着电话。乔治·贝尔契思特从来就不是大都会警局副局长的最佳人选。尽管他是名能干的官员，办事干净利落，但他叙述事情的时候总爱拖泥带水。海德雷清清嗓子，等候他把话说完。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长官？”他问。

“噢？老天，当然不是——你听我说。我要提醒你，曼坡汉主教声称自己竭尽毕生精力研究犯罪和罪犯，不过我倒是从未在侦办任何案件时见过他。我相信他写过这么一本书。无论如何，他发誓看到那名男子穿过天竺葵花床。他说那个人朝着山下接待所的方向走去，有个叫做狄宾的老家伙住在那里……”

“什么人？”

“就是那名小偷。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主教一口咬定，说此人是鼎鼎大名的罪犯。他——主教——被噪音吵醒，他说那可能是从闹鬼的房间传出来的声音。他走到窗户边，看到草坪上有一名男子，转过头。主教说，在月光下他看得很清楚，于是主教从窗户爬到屋顶上——”

“为什么？”

“我哪知道，”贝尔契思特恼羞成怒说，“反正他就是这么做，小偷还是溜了。然而，主教坚信那个危险的家伙一定还埋伏在庄园里，图谋不轨。他似乎是个很难搞的家伙，海德雷。他催史坦第绪打电话给我，要求我们有所行动。另一方面，史坦第绪又觉得主教言过其实。结果当天，主教竟然袭击一名仆人——”

“什么？”海德雷不可思议地大叫。

“这是事实。史坦第绪亲眼看到的，他的管家和儿子也都在场，”贝尔契思特听起来像在添油加醋。他是那种闲来没事，可以在电话里跟你扯个没完的人。海德雷可不是。他喜欢跟人面对面地谈，讲电话时间拖太长会令他如坐针毡。但是副局长并不打算放过他。“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兴致勃勃说下去：这位老学究狄宾——就是住在接待所那个人——似乎有个女儿还是侄女之类的住在法国。史坦第绪有个儿子。通常这种结果必然就是：小两口已经论及婚嫁。小史坦第绪刚从巴黎飞回来，决定要和这个女孩结婚。所以，他在图书室里向他的父亲宣布这个天大喜讯，希望得到祝福和支持。他脑中开始浮现庄严神圣的主教在圣坛前为这场盛大婚礼做见证的画面，以及新娘头冠上的香橙花等等，这时，他们听到从大厅传来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他们匆匆赶到现场，发现头戴高顶黑色礼帽、脚系绑腿的主教，正把一名女仆拖到桌子旁边——”

海德雷嗤鼻表示抗议。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此外，他觉得有人在线上监听。

“哦，后面还有更糟的，”贝尔契思特安抚他，“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他好像是从后面死揪住这名女孩的头发，一副非把它扯下来不可的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个主教该有的行为。这就是史坦第绪告诉我的，他口气十分激动。我猜主教一定是误以为那名可怜的女